

知味

散文

黄糕

付桂珍

夫家在张家口阳原县，土话叫“三十里的莜面，四十里的糕，十里荞面饿断腰”。这个糕指的就是黄米糕，是用黍子去皮为黄米，黄米磨粉而成糕粉。糕粉做成黄米黏糕，特别抗饿。当地人以黄糕为主食，不属于大米白面，再好的白面也顶不上一口黄米糕，尤其是流落在外的游子们，时不时地思念着这一口黄米糕。

婆婆是做黄糕的行家里手。先挖两碗糕粉，用温水拌湿，手指抓匀。同时捏一下糕粉疙瘩，如果很硬，还要拌得湿一点。当然，这个全凭手感和经验，加水的多少与黍子的品种有关。水多则蒸出来的糕软黏无法拿捏。

糕粉拌好以后，上锅蒸约十分钟，抓住边角将屉布兜起，把蒸成形的整块黄糕抖在盆子里。另备清水一碗，双手蘸凉水，揣糕，如同揉面样动作，只是黄糕滚烫，须不停在碗中蘸凉水。这又是考验功夫的时刻了，揣糕讲究短平快。如慢，加水多，则糕软不成形，不筋道。快而水适当，则糕又筋道又利手。此为素糕。素糕者，常拌两个煮鸡蛋韭菜酱油香油佐食，也有做成肉丁土豆丁臊子汤拌糕者，口味各不相同。素糕总需快食，糕碗又要加盖防凉。

炸油糕的过程，则是在素糕的基础上，包馅油炸。可以包红豆馅儿也可以包菜馅。红豆也是提前一天晚上用温开水泡好，喜欢吃甜的，再多加些红糖进去。揣好的素糕，揪成剂子，揉成扁圆形，再双手捏得更薄些，包上馅子，然后搓成扁圆形。菜馅儿，有粉条儿炸豆腐韭菜，是张家口风味的菜馅儿。下锅一炸，油花四溅。孩子们早早守在锅旁，等着吃新出锅的油炸糕。再熬上一锅粉条炸豆腐，盛出来热腾腾一大碗，地道的张家口家常饭，让人一时恍然，不知置身何处。阳原人还保持着过去古老的传统，杀鸡具黍待客。每逢婚丧嫁娶红白喜事，不管有多么麻烦，还是用大盆大盆的油炸糕待客的。

成语郑州

下车泣罪

李济通

下车泣罪，出自汉经学家刘向所著《说苑·君道》一文：“禹出见罪人，下车而泣之。”这里说的大禹，就是夏朝君主的夏禹。

相传一次大禹外出巡行时，遇见一批被押解的犯人，大禹看了，惭愧万分，于是下车哭了起来。随行人说，这些犯人不遵守法律，所以犯罪，应该得到惩罚，大王您为何伤心而怜悯他们呢？大禹说，尧（名放勋，号陶唐氏，史称唐尧，著名部落首领）舜（姚姓，名重华，号有虞氏，史称虞舜，尧的接班人，著名部落首领）时代的人，都能以尧舜的想法、意见，作为自己的行动准则，所以人们遵礼守节，注重教化，安分守己，克勤克俭，因此犯罪的很少，甚至没有。可是我为君王之后，百姓们却以各自的想法和认识行事，致使道德沦丧，政令难行。他们之所以犯罪，都是因为我教化不力、未能身体力行造成的啊。因此我非常愧疚，也为他们伤心难过啊！

大禹对囚哭泣的行为，不仅感动了百姓，也影响到历代朝廷上层。明代万历年间，内閣首辅、大学士张居正，为教育十岁的神宗朱翊钧，将其作为典型教材，列入《帝鉴图说》一书，更使大禹名扬千古、备受世人尊崇。大禹哭囚一事，表现出的勇于自责、敢于承担责任的精神，无疑也是我们今天学习的楷模、教法的榜样。

下车泣罪，原意为遇见罪人哭泣流泪。旧时多用它来颂扬君主博爱仁慈、施行仁政。

“不行，不能这么便宜他。走，我跟你去找林深。”蓝蓝强硬地拽许爱，又招呼小雯，“小雯，你也去！我们一起去！”小雯点点头，虽然因为自己的事儿还在伤心，但似乎也顾不上，二话不说便下了床。蓝蓝见小雯附和，更觉得自己的决定是对的，死死地将许爱拽下了床，拖着就走。许爱头疼不已，“你们给我留点儿自尊，这样找去算什么事儿？”“还要什么自尊？三年来，你对林深知冷知热，做这做那，我们整个学校，认识你的人，谁不说你们般配？如今他们说你就用你，不能就这么算了！”蓝蓝气得不行，“他找谁做女朋友不行，竟然找程妍妍，那个女人嗷声嗷气的，每次看到她我就想吐。”许爱无语，“我记得你说过她那样的女人才算是女人，我这样的不算。”“我说过吗？”蓝蓝停住脚步。“说过！”许爱肯定。蓝蓝想了想，翻了个白眼，

“她的确比你像女人，但没你可爱。”“男人喜欢就行了！”许爱有些颓废。蓝蓝“呸”了一声，“林深喜欢你才是瞎了眼，有金子不要，非要捡土疙瘩。”许爱嘴角抽了抽。“别废话了！走！”蓝蓝不容分说，将许爱拽到了门口。许爱想着，实在不行，她就死拽着门框算了，已经丢了多少次人了，今天好不容易才扳回一局，不能再去林深面前丢人了。还没行动，门从外面推开了，小秋冲了进来，见蓝蓝和许爱扭成一团，愣了一下，然后快速地上门，指着许爱大叫：“许爱，你的男朋友竟然不是林深？你说，怎么回事儿？”许爱哀呼，又一个！“噢？”蓝蓝惊讶，“小秋，你在说什么？”“你刚刚跑得快，没听到他们在谈论许爱的男朋友。”小秋眼睛晶晶亮，看着许爱，似乎发现了宝藏，“什么时候的事儿？好呀你，竟然瞒着我们。”

许爱想着地上能不能裂个缝，让她钻进去？或者现在来个地震啥的，把她埋地下也行。“什么男朋友？不是说林深和程妍妍在一起了吗？”蓝蓝纳闷。“什么林深和程妍妍，他们那是小事儿。”小秋摇头，“你不知道，她们说许爱的男朋友竟然是苏炫，苏炫啊，你知道苏炫是谁吗？”许爱想昏过去。“谁啊？”蓝蓝呆愣地问。“笨啊你，你说还有几个苏炫？当然是云天集团的苏炫。”小秋点蓝蓝额头。蓝蓝顿时睁大眼睛，怪叫，“什么？你说云天的苏炫是……爱爱的男朋友？怎么可能？”“是啊，怎么可能？我也觉得不可能啊！可是她们说得有板有眼，校园网都登出来了。”小秋一把拽过许爱，“你连我们都瞒，是不是怕我们让你请客啊？”许爱感觉头要炸了，果然不能为了那一点点的骄傲说谎，如今鬼来敲门了。“云天的苏炫不是刚刚回国俩月吗？怎么成了爱爱的男朋友

了？”小雯也纳闷地看着许爱。三双眼睛都盯着许爱，等着许爱解释。许爱捂着头，怎么解释？难道说她撒谎了？蓝蓝这个大嘴巴万一说漏了，她就死定了。可是难道让她承认苏炫是她男朋友？杀了她吧！“喂，你不说话是什么意思？难道苏炫真的是你男朋友？”蓝蓝拿掉许爱捂着头的手。“快说啊，别装死！”小秋逼问。许爱心中天人交战，权衡利弊，觉得这事还是没法捅破，林深和程妍妍都在了一起，捅破的话，她就是个笑话，以后不用在这个学校混了。虽然还有一年毕业，但是这一年也是漫长的。她只能无力地点点头。“真的？”三双眼睛见她点头，瞪了三对铜铃。“谁这么贱给登了校园网？”许爱无奈之下，转移注意力。“对啊！看校园网，快，快！”蓝蓝来了精神，连忙跑过去开电脑。小秋和小雯立即凑了过去。许爱松了一口气，趁着三人注意力在电脑上，她走到自己床铺，快速抓了包，悄悄出了房门。今夜是不能住学校了！幸好还不算太晚。她拿着包跑出了宿舍楼，想了想，向公交车站走去。夜风吹过，微凉。星风吹过，这时候有离校的学生，也有返校的学生，公交车站来来往往，人不少。因为这里是始发站，上了车自然有座位，她投了硬币，选了个靠窗的座位坐下。脑中纷乱地想着，校园网到底都登了些什么，可惜，她不想去看，也不太有勇气去看。车开了一会儿，包里的电话响了，她低头看了一眼，无奈地接起来，“蓝蓝？”“爱爱，你跑哪儿去了？”电话那头问。“我在公交车上，准备回家。”许爱看着窗外，景色晃过。“你怎么突然要回家？你家离咱们学校多远啊，绕大半个北京城，你怎么这么晚回家？不会是怕我们逼问你吧！”蓝蓝惊得大叫。许爱心想就是怕你们逼问，但嘴里却说：“不是，我忽然想家了，也不太晚，想回去看看。”“你和苏炫、林深和程妍妍，到底是怎么回事儿啊？”蓝蓝当面抓不到人逼问，似乎急得跳脚，“你什么时候回来？”“星期一把！”许爱实在不想回学校，但后天星期一，她不能不

新香与旧味

王太生

打，禁不住飒飒掉下。秋天，我到山里采风，遇到一棵野生的猕猴桃树，我坐在一块石头上，像猴子一样，啃着野生的小猕猴桃。

山里的新香，一定是许多星星般的野果，它们的个头不大，如豆。我说的这些山，是江南的水墨山峦，不高，但林深草密，雨后有云雾缭绕。那些豆们饱吸山野的烟岚之气，根须紧抱一块块巉岩，它们很狂妄地长，恣肆地长。我比较喜欢“恣肆”这样的词，指一个人散淡地活着。

每一个季节里都有它的新香，这种新鲜香气总是那么让人迷恋。据说，张爱玲爱吃糖炒栗子，每次回常德公寓，路过栗子铺，总要放慢脚步，细细听师傅操着长柄铁铲炒栗子的“摩擦”声，深深嗅那桂花糖和砂子混合散发的新香。

新香令人欣喜，旧味使人依恋，光阴让人惆怅。

老家具是旧味，有独特的树脂清香。我在古镇的一民宅里，见到一张雕花大床，隔着时光，有一种特殊的木头和腐湿味道混合的气息。老家具的前身是一棵树或几棵树，历经几十年、数百年，木头的掩盖不掉。在江南的那些旧宅里，床铺、箱子、柜子、板桌、桌子、盆、桶、楼梯……仍然散发它们从前的旧味。

木头像香，有故人与往事。旧味像记忆，缓缓释放。

我生活的小城，城北有明清老宅“九十九间半”。鱼鳞细瓦的九十九间屋子之外的故事，留下的悬念和遐想，余味袅袅。

旧味是旧饮食。宋代洪林的《山家清供》、清代袁枚的《随园食单》、顾仲的《养小录》，古人的菜谱满是旧味。在旧味里寻味，我尤其喜欢袁枚提到的“捶鸡”，“将整鸡捶碎，秋油、酒煮之。”大约是用菜刀在鸡背轻

轻捶松，捶得“噼噼啪啪”，满屋回声，然后上笼蒸去蒸。这是古人做菜的态度，噼噼啪啪，嘈嘈切切，透着心情。据说此菜肉质鲜嫩，松软可口，余味缭绕。其实，旧味也并不过时，照样适合现代人的胃口，只是旧味中少了鸡精和现在人工添加的东西。

醋是旧味。一缸醋用新粮酿制，发酵的声响在一大陶缸里“咕咚”翻响。醋放置时间越久，味道越香，所以才有了江南的镇江香醋和山西老陈醋。由于离得远，高粱、大麦、豌豆酿造的山西老陈醋，我们这个地方的人用得少，做菜、蘸料用镇江香醋。镇江香醋就像江南旧事，三国东吴孙权，水漫金山白蛇传，还有杜十娘怒沉百宝箱，历久弥香。

线装书是旧味。线装书纸页泛黄间，储存下来的是唐朝的旧味、宋朝的旧味、元朝的旧味、明朝的旧味、清朝的旧味……从前的味道，所以才有唐诗、宋词、元曲，还有明清小品。寻味的瓢虫从纸页上爬过，小虫子的身上满是旧味。旧味成了风景。

古装戏是旧味。经典古装戏，多说的是当年才子佳人的故事。《桃花扇》《西厢记》《牡丹亭》，侯方域与李香君，张生与崔莺莺，柳梦梅与杜丽娘……旧事如尘，旧味如酒。

枯草味，也是旧味。枯草味只有在冬日才能嗅到的一种味道。霜打过的草，没有春草和夏草的青涩水汽，而有温和亲切的地气，散发一种馨味。

走在料峭寒风的野外，嗅那一股暖香，会想到一只鸟窝和家的味道。

一个中年人，喜欢坐在一片枯草上，对着一个季节深情仰望，他会感到沉浸在成熟生命、不事张扬、温和平静的暖香之中。

新香，是刚结识的朋友。旧味，是老友。新朋友相见恨晚，老友不离不弃，交往了几十年。

中年吟

潘新日

我们在诗歌的召唤下  
挽着秋风，数着细雨  
在水做的方言里  
把黄昏打成凋落的怀想

贾鲁河的水比历史还要悠长  
枯萎的花一惊  
马路和高楼  
便在黄叶的飘落中衍生如画江山

中年  
如若以你的名义举杯放歌  
诗的风景开出我的红色  
黄河故道在经济牌里五彩纷呈  
荒田、竹筒、千年积怨  
都化在这场变革风雨里

你说，来吧  
这地方很好  
于是  
所有的赞美都荡漾开来  
惊喜、友情在音乐里颗粒饱满

脐连着省会和古都的藤  
伴几个留白  
绿化带还在绵延

被城市遗弃的炊烟  
以及麦地的王者  
连同带着光环的名字  
用欢快的笑容裹着  
思绪随着霓虹奔跑起来  
像是盛世的晚纱  
在梦里纯着



笔墨入画知春秋 张小夏

小小说

犯病

侯发山

老王退休不到两年，患上了老年痴呆。他跟其他痴呆患者的状况八九不离十，记忆力消减，行动不便，譬如水杯明明拿在手里，却满屋子转悠着找水杯；本来要到厕所小便，到了卫生间却忘记自己要干什么，转回来时已经把裤子尿湿了；走起路来磕磕绊绊的，随时要跌倒的样子，等等。有时老伴叫他：“老王，该吃饭了。”他却一脸茫然，等到老伴连叫几声，走到他面前大声呼唤，他才像个犯错的小学生：“老大娘，你是叫我吗？”有时把老伴当作“姐姐”。弄得老伴哭笑不得，心里却如针扎一般难受。

有人建议说，让老王常去他熟悉的地方，或许能恢复他的记忆。这种说法像是有点道理，老伴就带着老王来到他工作一辈子的地方，这里转转，那里逛逛。可是，去了几趟后，一点效果也没有。老王常常把张三当成李四，王五当成陈六，把他比年龄小的局长当成“哥哥”。有一次，老王来到办公室，向他比年龄小三十多岁的小姑娘叫“大娘”，小姑娘不明就里，皱着眉跑了出去。

局长心里也很难过，毕竟是自己的兵啊，不能撒手不管，就对老王的老伴讲，大娘，还是去医院吧。老王的医疗费单位都给报销，钱不是问题。

老王的老伴感激得直点头。两个多月过去，秘方、偏方都用了，中药、西药都吃了，没见什么效果。老王的老伴有点泄气。医生蛮有信心地说：“不要急吗，干什么都要有个过程。上次他来管我叫叔叔，这次叫我弟弟，不就是有点进步吗？”老王的老伴哭笑不得，就又默许医生开了一大堆药。

老伴搀扶着老王刚走出医生办公室，只见一个小伙子旋风似地跑了过来，后面一个中年妇女撕破嗓子似的叫喊：“抢救啦，抢救啦。”老伴忙拉着老王，打算往后一闪，让那个小伙子跑过去。毕竟是亡命之徒，他们老两口如何对付得了？

谁知道，老王愣怔了一下，一反常态，挣脱老伴的胳膊，箭步冲上前去，一抬腿把那个小伙子绊倒在地。没等小伙子爬起来，老王就扑上去，把小伙子死死摁倒在地。老王到底上了年纪，小伙子挣脱老王，爬起来刚要跑，被随后赶来的保安和行人给制服了。

老伴好半天才迷瞪过来，上前抱着老王，泪如雨下。但这件事过后，老王又回到过去的样子，傻呆呆的。问起制服歹徒这件事时，竟想不起来了。

类似的事情后来又发生了一次。那天，老王和老伴在看病返回的途中，公交车行驶到偏僻路段时，一名中年男子猥亵一名小姑娘。小姑娘呼救，车上的乘客都假装瞌睡，成了缩头乌龟。中年男子更加有恃无恐，动作更加放肆。小姑娘大叫：“救命啊，救命啊。”

老王腾地站起来：“住手！”老伴见状，知道老王又“犯病”了，忙偷偷拨打了110。车上的其他乘客，也纷纷站起来帮腔，声讨那个中年男子。

司机刚把车停稳，中年男子急慌慌、灰溜溜下车了。司机上前感谢老王。老王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吓得躲到老伴后面，像个做了错事的小孩子。

司机和乘客们都不理解。老王的老伴心解，老头子有病，怕金森综合征。

这话让大伙更加糊涂了，老年痴呆怎么在关键时刻能站出来呢？这不胡扯吗？

老王的老伴一边抹眼泪一边说，老头子退休前，是公安局的一名刑警。

顿时，车厢里掌声一片。看到众人都稀里哗啦地拍着巴掌，老王也咧开嘴乐了，跟着大伙儿一起拍巴掌，一边摇头晃脑地唱着：“你拍一，我拍一，一个小孩子坐飞机……”

连载



“不行，不能这么便宜他。走，我跟你去找林深。”蓝蓝强硬地拽许爱，又招呼小雯，“小雯，你也去！我们一起去！”小雯点点头，虽然因为自己的事儿还在伤心，但似乎也顾不上，二话不说便下了床。蓝蓝见小雯附和，更觉得自己的决定是对的，死死地将许爱拽下了床，拖着就走。许爱头疼不已，“你们给我留点儿自尊，这样找去算什么事儿？”“还要什么自尊？三年来，你对林深知冷知热，做这做那，我们整个学校，认识你的人，谁不说你们般配？如今他们说你就用你，不能就这么算了！”蓝蓝气得不行，“他找谁做女朋友不行，竟然找程妍妍，那个女人嗷声嗷气的，每次看到她我就想吐。”许爱无语，“我记得你说过她那样的女人才算是女人，我这样的不算。”“我说过吗？”蓝蓝停住脚步。“说过！”许爱肯定。蓝蓝想了想，翻了个白眼，